

「臺中空軍子弟學校」師生、眷村家長懷念的首屆中山文藝獎軍眷女作家——繁露

繁露——為時代寫歷史 為眷村作見證

文·圖／潘精華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臺，當時駐紮在臺北市舊圓山動物園、兒童樂園後方的「國防部康樂總隊」是肩負全國軍民精神生活的單位，他們要到全臺及外島各地康樂表演，慰勞三軍將士和地方民眾。國防部康樂總隊除了研發心理作戰，出版《康樂月刊》、電影劇本、音樂、平劇、地方戲曲、話劇、歌舞、雜耍、相聲等專輯叢書來安定民心，還要培訓演藝人員、作詞譜曲人才、電影攝製配音、出版文宣雜誌，而同時各軍種成立康樂隊，如空軍成立「藍天康樂隊」，深得軍民歡迎。

國防部在臺中五權路、三民路、錦中街交會處公有土地，曾設有康樂總隊電影放映隊演藝人才培訓中心（後來市府收回公有地興建「一心市場」），長期在臺北上班的國防部康樂總隊編劇、亞洲影展影評人蕭漁先生

（筆名「小魚」），其眷屬王韻梅——即軍眷女作家「繁露」，和獨子蕭蘭男住在隔壁克難搭建的單棟瓦房。其四周都是空軍眷村，西邊是日式模範村、光大里、平等里、邱厝里、賴厝里、飛行安康新村、空軍醫院。西北方是防砲新邦新村、水滴下石碑、上石碑眷村、大鵬新村、貿易九村。北方是北屯新村、文武新村、省黨部眷舍、八〇三醫院眷村。隔鄰是技術局、航空研究院的日式宿舍雙十新村、新北里眷村（雙十、新北已合併改建為「莒光新城」）、臺中空軍子弟學校、虎嘯新村。

軍眷名作家繁露，對空軍子弟、空軍眷屬及空小老師始終懷有深厚敬意與溫柔關懷。凡與文學、國語文詮釋相關的課題，她總是主動給予鼓勵與指導。空小師生與眷村父老，無不感念這位平易近人、推動臺灣文學發

展的大作家繁露女士。

四十年代，初中入學普遍採取升學考試制度，粥少僧多，錄取極為不易。繁露女士長期專注於命題趨勢分析、作文寫作綱要的研究，並對「臺中空軍子弟學校」的師生及眷村中默默操持家務、教養子女的媽媽們，深感欽佩。她曾對空軍眷村的辛勤理家相夫教子的媽媽們讚嘆道：「你們，快樂的人！」這些母親們為國育才、相夫教子，讓丈夫兄長得以安心駐守部隊、守衛臺澎金馬，是最令人敬重的無名英雄。

每天早晨，空軍各單位派遣軍用藍色塗裝的十輪大卡車，載送空軍子弟小學學生上學。車隊行經錦中街國防部康樂總隊所設的臺中電影與演藝人才培訓中心，抵達力行路的「空軍總司令部附設臺中空軍子弟學校」下車。隨後，大卡車再沿線前往各眷村

▶當年國防部康樂總隊與中國文藝協會攜手策劃之文藝叢書【照片由作者提供】。



▼眷村庭院中的午後時光，繁露女士（中）與兒子蕭蘭男（右一）、作者（左一）及鄰里小朋友共聚一隅，留下珍貴合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繁露女士（本名王韻梅）於臺中眷村住所庭院所攝，當時已獲頒首屆中山文藝獎，繁露女士為臺灣戰後文壇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照片由作者提供】。

後因我家中人口多，經濟無法負擔私校昂貴的學雜費、住宿伙食費，只得重考全額公費的「省立新竹師範學校」。我和蕭蘭男相處如兄弟，手足交情深厚，至此北中兩地相隔，我們以書信互通有無。

每逢寒暑假，我總會返回臺中東勢日式老宿舍探望父母並與家人團聚，也會到臺中市錦中街繁露伯母家小住幾天。因為家兄就讀臺大電機系，蕭蘭男考取臺大外文系，陪同他到臺

與單位，接送三聯隊、第二區部、空軍醫院、技術局、空軍研究院、高砲部隊、警衛旅等單位的士官兵與聘僱人員上班。

繁露女士清晨散步運動時，總會站在路旁，向車上即將上課的空軍子弟與往返的家長們親切揮手，送上滿滿的祝福與鼓勵。

繁露女士和藹可親，帶著微笑和附近眷村的空軍子弟和眷屬互動，熱誠耐心地為孩子們指導寫作要領，批改日記、作文。就讀臺中空小的國防部康樂總隊眷屬子弟課餘也會帶著同學探望慈祥的蕭媽媽（空小教職員、軍眷媽媽，孩子們稱呼繁露為「蕭媽媽」，我則尊稱繁露為「蕭伯母」，因為我和繁露的獨子蕭蘭男是天主教衛道中學同班同學）。

大認識家兄、熟悉學校環境，暨協助安排學校住宿問題。

我於民國四十九年師範畢業，應聘到「臺中空軍子弟學校」任教。好友蕭蘭男臺大畢業後，赴比利時魯汶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深造（研究所畢業返國，擔任「中國電視公司」益智性節目《猜猜看》製作人，節目由包國良主持，郝曼麗助理協助，該節目深受觀眾喜愛，時段收視率高居三臺之冠）。

因為蕭伯父肩負全國軍中康樂、政戰文宣重責大任，長年留駐在臺北國防部康樂總隊，有時還得親自率領演藝人員巡迴本島及外島演出勞軍，備極辛勞，難得返家一趟。蕭伯母一人在家戮力寫作，因為她的作品大多數是抗戰及寫實社會文學，受到各大報社和雜誌讀者歡迎。

我假日會到蕭伯母家陪陪她，曾見過蕭伯母許多知名作家好友來訪，例如張秀亞、孟瑤、《皇冠》雜誌主編平鑫濤、瓊瑤、丁貞婉、王映湘、管管、司馬中原、痾弦、林海音、華嚴等人。在隔壁康樂總隊，曾見過葛香亭、葛小寶、曹健、傅碧輝、錢露、張冰玉、苗天、乾德門、崔福生、雷鳴、陶述、常楓、郎雄、魯直、金永祥、孫越、王孫、歸亞蕾、丁衣等

戲劇作家和演員。

康樂總隊的庭院只要有試片，旁邊空軍雙十新村、新北里眷村學童都會從眷村西側小門進出前來看片，和氣的電影放映技術官兵還會搬凳子讓孩子們坐著欣賞。露天臨時搭架的白色銀幕，有時隨著微風飄盪，夏天還有蚊子出沒，邊觀看電影邊拍打蚊子。自此，全臺各眷村喜愛的巡迴勞軍電影，稱它為「蚊子電影」。

繁露「蕭媽媽」慈悲為懷，對眷村人事懷抱深厚溫情。她得知空小新邦新村王同學的父親在高砲部隊服役，經常隨部隊移防各地，母親則需外出兼差貼補家用，家中弟妹的起居飲食，全靠年紀尚幼的王同學一手包辦，清晨早起準備便當、晚上洗滌衣物，極為辛苦。

我得知情況後，向繁露伯母稟報。蕭媽媽心疼孩子家境艱困，主動邀請王同學假日到家中作客，親手炒幾道家鄉菜讓孩子吃頓溫暖便飯，並自掏腰包購買文具用品送給孩子，關懷備至，猶如對待親生女兒。

王同學健康欠佳，我便陪同她前往中興新村的「省立中興醫院」，由我師範同學的父親——王主任（與王同學之父為舊識）親自看診。之後，在蕭媽媽的鼓勵下，王同學參加《國語

日報》徵文比賽，榮獲第一名。其他學生在蕭媽媽的指導下，也屢次投稿《中央日報》、《新生報》、《國語日報》、《小學生雜誌》、《兒童天地》等刊物，頻頻得獎。空小畢業的校友，自小打下良好的文學基礎，文筆犀利、表現出色，不少人在報刊雜誌發表文章，在海內外擔任記者、編輯、專欄作家，甚至成為雜誌主編。

為了慰問為國捐軀的飛行烈士遺族，我陪同蕭媽媽搭乘三輪車前往臺中空軍醫院後方的飛行眷村「安康新村」探視烈士的遺屬與遺孤（當年除省公路局與豐原客運之外，臺中市缺乏固定交通路線，既無公車亦無計程車。大雅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空軍營區發車、票價低廉的箱型客車，但每班皆客滿，擁擠如沙丁魚，難以搭乘）。我們以親切的家鄉口音與遺族話家常，人間有情、真誠可感，使長輩與遺孤深受安慰。繁露伯母長年關懷空軍眷村子弟，敬老慈幼，善行義舉，實難勝數。

臺中空軍醫院副院長劉去非先生是國內X光診斷領域的權威，各大醫院若遇疑難雜症、無法判讀的X光片，常會送至臺中請劉副院長協助解讀。劉副院長夫婦是虔誠的基督徒，每逢週末常至各地佈道。

我曾擔任空軍烈士遺孤以及劉副院長么女劉薇的義務家教。民國五十年，長女劉立立就讀於臺北北投復興崗的政工幹校戲劇系，每逢週末或長假便會返家。當父母外出佈道時，劉姐總會親切地替我準備宵夜，彼此相處融洽愉快。

她非常喜愛閱讀小說，知道繁露是我家長輩，每當繁露出版新書，總會親自簽名送我留念。尤其是榮獲中山文藝獎的小說《向日葵》，是她最鍾愛的作品。此後，只要繁露有新書出版，她必定向我借閱，並帶到政工幹校與同學們一同分享。正因她對文學小說的熱愛，日後成為瓊瑤作品影視化的御用導演，名揚海內外（劉立立於民國一〇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病逝於臺北景美醫院，享壽八十。她於同年獲頒金鐘獎「終身成就獎」。繁露的小說是她的啟蒙讀物，也成為當年眷村學生與家長們輪流向我借閱、代代相傳的精神食糧）。

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年間，正值物資缺乏年代，貧困學生的課外讀物極其有限，除了印刷在泛黃粗紙上的《小學生》雜誌，家境稍好的孩子才有能力購買彩色印刷的《東方少年》、《學友》等刊物，或閱讀學校公費訂閱的《國語日報》。當時課外讀物極為匱乏，幾近文化沙漠的邊緣。

我在「臺中空軍子弟學校」任教期間，受到作家繁露伯母的鼓勵，開始為青少年撰寫短文，並為臺中市政府創辦的《臺灣兒童》、《兒童天地》投稿。後來，《國語日報》少年版主編魏廉、魏納博士邀請我在少年版開設專欄。

民國五十二年，我服兵役期間，《國語日報》社務會議中，在主編林良先生與全體委員一致通過下，將我專欄內容編輯出版為全國首創的彩色注音兒童科學讀物《世界珍奇》單行本。此書出版後海內外再版十餘次，是《國語日報》首本彩色封面的科學刊物，廣受歡迎。

中部總經銷「中央書局」（位於臺中市港路與市府路交叉口，毗鄰天主教惠華醫院）特別在店門櫥窗張貼巨幅海報進行宣



▲《世界珍奇》為國語日報社首本彩色兒童科學讀物，作者特別呈送繁露指正，以感謝其長年鼓勵推展兒童文學【照片由作者提供】。



▲繁露女士親筆簽名其獲中山文藝獎之代表作《向日葵》，贈予筆者留念，書頁間蘊藏深厚情誼與文學傳承【照片由作者提供】。

傳。退伍後，我回到中央書局準備購買幾本做為學生獎品時，門市人員告知該書早已售罄、絕版。

我將《世界珍奇》、《奇妙世界》等第一批出版的樣書敬獻給繁露伯母，感謝她當年給予我的啟發與鼓勵。為了提倡兒童文學，我將版權無條件贈予《國語日報》，以造福兒童；也義務協助撰寫《中央日報》的副刊「少年天地」、臺中市政府創刊的《兒童天地》、省政府的《中興兒童》文稿。

在我接到縣政府服役通知單後，前往虎尾空軍新訓中心報到，結訓後再至岡山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接受電報專業教育。結訓後抽籤分發至臺中空軍「公館機場」（現為空軍臺中清泉崗基地），非常幸運地再度與臺中空軍子弟學校的老家長們共事。

為了懷念國家第一屆中山文藝獎得主繁露女士，並感謝她對空小教育人員的肯定，我特別寫下這段誠摯的感恩文字，以表敬意：

我們，快樂的人！
四十年了，這不長不短的教書生涯，給了我不同氣候變化和感觸，總覺得自己是處在久旱逢甘霖的快樂耕耘者，我們啟發孩子，導引孩子，為

社會埋下優良的種子，我們只顧默默地播種、灌溉、除草、施肥，縱然開花結果還在另一階段。儘管收穫、享受是別的千萬大眾，而我們並不希望沾到半點什麼，直到齒牙動搖鬢髮斑白的一天。

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鼓著雀斑小腮，全神貫注沉醉在你猛吹胡扯的自編故事中，在你背後扮個鬼臉，暗中模仿你走路新姿剪影，學學你的老掉牙的口頭禪，替你娶個上古或八十年代啼笑不得的外號……這是旁人無法體會樂趣，一切的一切只有像吃橄欖般慢慢地回味。繁重的校務，緊鑼密鼓形形色色的校內外比賽，逼得你透不過氣，前事未了，後事接踵而至……在望子成龍心情下送走了一批曾使你得過大頭症的小蘿蔔頭，當你壓抑住親娘嫁女的悲懷，準備喘口氣得當兒，另一批前世有緣的小淘氣又生龍活虎跳躍在你眼前，多少冷暖多少喜怒，是苦？是樂！

每當假日，來到我住的小屋，那雄赳氣昂威武英俊的三軍軍官，那彬彬有禮的淑女雅士，還有那牽著新生代的小夫婦……老師長、老師短地叫個不停，難怪老鄰居又好奇地互相咬耳私語著，咱們國父遺教、三民主義信徒又在聚會了，一而十、十而百：

：又增加了！我們，快樂的人，這些光亮的火種終於點燃了社會各個角落，看！不久我們的光和熱將奔過大海渡過重洋，瞧！炎黃子孫個個都是龍的傳人。

繁露伯母您永遠活在我們空軍子弟學校師生暨眷村老一輩家長心田中，無限的追思、永恆的懷念，謝謝！

後記

響譽海內外名女作家王韻梅（生於民國七年，卒於民國九十七年），浙江上虞人。臺灣文藝協會著名專業作家，筆名繁露，為劇作家、影評人蕭漁先生的夫人。

王韻梅的童年，在美麗的杭州西湖畔度過。小學畢業就讀於「上海大夏大學附中」，後來進入「大夏大學」。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她投筆從戎，先後任職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電影放映隊、宣傳隊、演出隊，在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戰區從事文藝宣傳。民國三十四年，任青年軍第二〇九師政工隊員。民國三十六年，王韻梅隨軍來到臺灣。後來電視開臺，出任臺灣電視臺編劇。

民國三十九年，王韻梅開始小說創作，以「繁露」為筆名（取之漢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為依據）。第

一篇短篇小說《愛之諾言》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她的第一本小說集，以同名《愛之諾言》於民國四十四年出版。她的長篇小說《向日葵》，獲民國五十五年首屆中山文藝獎，轟動全國，並改編成全國第一部臺灣電視公司電視連續劇播出。長篇小說《養女湖》，獲「中華文藝協會」小說首獎。民國六十四年，王韻梅移居美國，定居舊金山。

繁露曾接受媒體採訪提及，她與文字的初次結緣，是因為逃難時女兒患腦膜炎去世，為了悼念自己的孩子，抒發心中的悲痛，而提筆寫下第一篇小說。至於完成並發表第一篇小說，則是因為蕭伯伯因公在外奔波，為了讓她排遣寂寞，而買了一支全新價格昂貴的派克牌鋼筆送給她，她便用這支筆寫下生平第一篇小說投稿，沒想到果真得到錄用，因而開啟她的小說生涯。

繁露的作品曾多次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與電影，本身也曾親自參與劇本編寫的工作，如小說《向日葵》改編為同名連續劇，由鄒森、陳莎莉主演。《小城風雨》改編成劇名為《小城故事》的戲劇。《養女湖》也曾由中國電影製片廠與香港中國電影公司合作拍攝為電影。《向日葵》曾獲首

屆「中山文藝小說獎」、「中華文藝獎會小說獎」。

繁露伯母於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日，因氣喘與心臟病等宿疾病逝於美國舊金山家中，享年九十歲。天主教彌撒告別式之後，火化骨灰撒在舊金山金門大橋下水域，回歸自然。

繁露的兒子蕭蘭男和媳婦孟慶佑旅居美國關島，再返回臺灣（出國一度與我失聯，經臺灣大學校友會幫忙聯絡上，再度和他伉儷及兒女見面相聚。後來蕭蘭男伉儷到歐洲參訪，途中不幸愛妻在德國染病過世，由兒女孫輩陪同返臺，再度與蕭蘭男在臺北相見時，他仍未走出喪妻之痛）。談到母親憂國憂民用文筆寫歷史、為時代作見證，尤其對軍人的辛勞和眷屬克勤克儉生活難以忘懷，把苦難中的大時代真情溫馨事實發揮在小說裏，讓世人瞭解北伐、抗戰、剿匪、離鄉背井、逃難痛苦和鄉愁，讓人深刻體會和平生活得來不易，期盼國人倍加珍惜。

繁露的創作文學以小說為主，出版小說集有《愛之諾言》、《養女湖》、《第七張畫像》、《怒潮》、《千里鶯啼》、《向日葵》、《花濺淚》、《全家福》、《飄萍》、《小姨》、《賢婿》、《殘暉》、《歲月悠

悠》、《繁露選集》、《春桃姑娘》、《大江東去》、《千里共嬋娟》、《龍》、《小蓉》、《天涯萬里人》、《雲深不知處》、《虹橋》、《杏花春雨江南》、《山色青春》、《何處是兒家》、《江湖女》、《輕舟已過萬重山》、《忘憂石》、《小城風雨》、《珍珠》、《初出國門》、《萬縷情》、《永恒的春天》、《沈寂的音響》、《我心，我心》、《繁露自選集》、《這一層樓》、《框框中的人》、《用手走路的人》、《夢迴錢塘》、《我的一〇三天》、《此情可問天》、《殘酷的愛》、《老王，你錯了》。

繁露寫作風格早期屬於抗戰文學，因為親身經歷過北伐、抗戰、國共內戰，因而擅長撰寫軍旅生活，後期則逐漸轉變為抒寫懷鄉愛國的情懷。繁露的文壇好友、中興大學教授作家丁貞婉、版畫家陳其茂認為，繁露與其他男性軍中作家很不同的是，繁露的作品散發著女性意識，「總是主張女人必須自主堅強，要能夠獨立」。老友蕭蘭男告訴我，繁露罹世後，其作品全集已捐贈美國史丹佛大學圖書館典藏。